李氏樂書六種

樂記補說序

樂記何爲而作也孔門弟子憂後世樂學之失其傳而作也然後世之樂永失其傳豈孔門諸儒不善記而使後人無據依耶曰非也記之甚善而記之義不甚明於世故也樂記原始要終且極於條理推原致效兼備乎體用心歌其原始也樂舞其要終也中論五聲八音其條理也天地之易簡其推原也天地將爲昭其致效也

無言乎禮其備體也樂以禮爲體此古樂之所
以異於新聲而樂記中之大旨也始以禮而治
心中以禮而治民終以禮而制樂是故律其禮
律也歌其禮歌也音其禮音也舞其禮舞也樂
其仁也禮其義也以吾心之仁義而爲禮樂故
謂之象德謂之德音焉無德則無象無象則無
音後世正樂弗興非記之罪以未能知樂記之
理耳知樂記則知樂義矣未有知其義而事之

不終焉者矣人心亦有靈同於聖人者以聰明
不用於學樂耳故機巧之事反精出三代之上
獨樂學寥寥千古可以知其故焉使天下人人
知正學慕正樂君好之則臣爲之詩曰誘民孔
易此之謂也則天子妙建中和之極臣民協歸
皇極之化歌頌之作正聲出焉東滙陳氏集說
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章句通
則蘊奥自見非得陳氏集說章句且不可通況

其義乎然謂不必高為議論而卑視訓詁之辭是欲專以訓詁章句而盡樂記之義則不可也蓋作樂本於人心其為理誠明白然皆根於天地鬼神物理之奧必知其蘊奧方知其明白天地之理亦未始不明白也但非視聽所及者人皆以為高妙若非論及高妙則無以訓詁而章句之義亦有所不明也是以後世學者徒以形容樂之氣象待樂記而以始終條段制作實事

則固有出於樂記之外蓋於禮書浩繁精力或限不無漏遺之恨臣竊三復樂記多年偶窺其萬一而爲之補說未敢以爲有裨于義然後知樂君子或有取焉亦管中之天也

新選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遼州同知臣李文察稽首頓首謹序

樂記補說卷之一

臣李文寀謹撰

樂記

臣李文寀補說曰記樂而兼言乎禮者何也盖樂陽禮陰樂之不能無禮猶陽之不能無陰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比毗至反樂如字

集說凡樂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感於物而生人

心虛靈不昧感而遂通情動於中故形於言而爲聲聲之辭意相應自然生淸濁高下之變變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音矣成方猶言成曲調也比合其音而播之樂器及舞之干戚羽旄則謂之樂爲干戚武舞也羽旄文舞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此二句是一章之主意感於物而動以下是覆說上二句以足其意音生於心者合氣相軋而爲聲理爲氣主心者也理之會也

匪理罔以肇氣匪氣罔以肇聲人心之動物使之然者何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理備則氣備以氣召氣渾然一體是故動者理之一也動有善有不善者分之殊也感於物而動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動而形於聲者理動而氣隨之也相應而生變者一氣分而爲陰陽也變成方謂音者陰陽運而爲五行也比音而樂之者五行散而爲萬事萬物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

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
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
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
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噍音焦殺色介反樂音洛

集說　氏曰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喪所欲則哀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悅則愛噍則竭而無澤殺則減而不隆蓋心喪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嘽則闡而無餘緩則紆而不迫蓋心得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發則生而不窮散

則施而無積蓋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直則無
委曲廉則有分際蓋心有所畏故形於聲者如此
和則不乖柔則致順蓋心有所悅故形於聲者如
此　急謂粗以厲者高急而近於猛暴也六者心
感物　動乃情也非性也性則喜怒哀樂未發者
也

臣李大寀補說曰此一節直解上文首二句之
義六情以哀爲水噍殺聲之低音屬水故感於
哀以樂爲火嘽緩聲之洪者屬火故感於樂以

喜爲木發散聲之敷者屬木故感於喜以怒爲金粗厲聲之斷者屬金故感於怒以信以慾爲土敬者信也愛者慾也聲以和柔屬土直廉屬金和柔以相屬感直廉以相生感蓋土能生金也、者非性也非性也者非眞無也以其具而發也具而未發未知未能也感於物而后動物各從其類也物各從類良知良能也夫土一也在心則有敬愛之異感者五行各一其陰陽也陽土用事於西南陰土奠位於東北故後天

八卦坤艮二卦皆屬土以此在心亦然踐履篤實力行之信也敬之謂也深潛篤好存心之信發之謂也力行之信發必端確故直應存心信之發必優游故和柔

心情所屬方位之圖

屬火居南

樂

敬愛

屬土居中

哀

屬水居北

屬金居西

怒

屬木居東

喜

五行人體性情總圖

木火土金水

喜魂仁臭肝筋
樂神禮色心毛
慾意信形脾肉
怒魄義味肺骨
哀精知聲腎皮

此慾字即孔子所謂己所不欲己欲立之之欲未可遽以爲私欲於善則善欲於惡則惡本文愛心之愛即此圖之慾敬心之敬即此圖之信蓋愛慾一情敬信一心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行去聲

集說劉氏曰慎其政之所以感人心者故以禮而道其[illegible]之所行使必中節以樂而和其聲之所言使無乖戾政以教不能而一其行刑以罰不率而防其姦禮樂刑政四者之事雖殊而其致則一歸於慎其所以感之者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禮樂刑政皆感心之物也是

以先王慎之大抵禮樂刑政四般物皆是爲伸道心抑人心故曰其極一也作兩段看禮樂是伸道心政刑是抑人心禮樂陽也政刑陰也作四段看樂是伸道心禮是抑人心樂陽而禮陰也政是伸道心刑是抑人心政陽而刑陰也民心不外人心道心二端惟人心危道心微則各其心而不同危者不危微者不微則允執厥中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是之謂同民心同則遵王之路遵王之義惟皇作極而治道致矣出者致

也心同治致則音正而樂可作故作樂之君必先慎其所以感之者下文言聲音之道與政通以明乎此意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集說此言音生於人心之感而人心哀樂之感由於政治之得失此所以慎其所以感之者也治世

政事和諧故形於聲音者安以樂亂世政事乖戾故形於聲音者怨以怒將亡之國其民困苦故形於聲音者哀以思此聲音所以與政通也○詩疏曰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惟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爲曲似五色成文即是爲音此音被諸絃管乃名爲樂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言音本於政見欲作樂者

所以必先愼政也故曰音者生人心四句以起治世之音安以樂的道理盖治世人心安樂故音隨之而安樂本於其政之和平所使也亂世人心怨怒故音隨之而怨怒本於其政之乖舛所使也亡國人心哀思故音隨之而哀思本於其政困剥乎民之所使也是心也音也政也善則俱善惡則俱惡同條共貫者也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宫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

無怗懘之音矣怗音覘懘昌制反

集說劉氏曰五聲之本生於黄鍾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為宫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則加十八得七十二也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也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也角聲之數三分之不盡一筭其數不行故聲止於五此其相生之次也宫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為最多而聲至濁於五

聲濁尊故爲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
故次於君而爲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
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爲民象徵屬火
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事象
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爲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
後用物故爲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五聲固本於
黄鐘爲宮然還相爲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宮
宮必爲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於
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

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奪倫也然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聲音和諧而無怗懘也怗懘敝敗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推言聲音之道與政通以樂之通倫理五者不亂言得倫理之正則為治世之音故無怗懘無怗懘也者順成和動之謂也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

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陂音昇

集說此言審樂以知政若宮亂則樂聲荒散是知由其君之驕恣使然也餘四者例推○陳氏曰五聲合君臣民事物之象必得其理方調得律呂否則有臣陵君民過臣而謂之奪倫矣此却不比漢儒附會效法之言具有此事毫髮不可差設或樂聲奪倫即其國君臣民物必有不盡分之事如州鳩師曠皆能以此知彼正是樂與政通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言不得倫理之正則爲亂世之音故滅亡無日非音自失其倫理也由君身失之則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故失之也蓋有如是之政之心則好如是之音安其危樂其亂而爲之亦不自知其爲失矣故能滅亡其國宮亂則荒不和動之敝也商亂則陂不順成之敝也或曰此亂音亦是先王之樂但當亂世則風氣不順樂奏不得故有是耳噫先王之樂豈以衰世而亂如敬仲奔齊韶在焉及陳恒弑君

齊因亂亡之國也然觀夫子在齊之所聞是舜
之音不因齊亂也魯之三家素蓄無君之心然
觀季札聘魯之所觀是武之音不因魯亂也子
貢聞其樂而知其德是百王之樂不因春秋亂
也看来此亂音只是淫欲之君將先王之樂都
改了去其質素而存其要妙故下文引鄭衛之
音以實之夫子又分明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豈
可以鄭衛之音為先王之舊乎宮亂過於動也
商亂以下過於成也慢者怠慢也不相讓之謂

也五音相和爲爲讓五音奪倫爲慢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比毗至反濮音卜

集說此慢字承上文謂之慢而言比近也桑閒濮上衛地濮水之上桑林之閒也史記言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爲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也政散

故民罔其上民流故行其淫蕩之私也〔〕張子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也〔〕朱子曰鄭聲之淫甚於衛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蓋舉重而言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引此以證五亂之音人心與樂音皆宜靜而不宜動心動爲欲聲動爲亂鄭衛新聲動欲之聲也故比於慢濮上之音靡靡

之樂也極欲所致政散極欲之政也民流極欲之俗也政散則民散也久故誣上民流則陷溺也深故行私政散之散民流之流即上文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之謂也亦即下文流辟邪散之謂也樂家最忌散與流政散則音亦散民流則音亦流蓋散則肆行於欲之象流則忘返於欲之象二者害心之甚故最忌之

右第一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言作樂之本也樂本於

音音本於心心本於政音者歌也政者禮也正如周子通書禮先樂後之意記者先叙此於記之首非深於樂孰與於斯一篇規模盡在於此知者觀此一章則思過半矣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

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集說倫理事物之倫類各有其理也○方氏曰凡耳有所聞者皆能知聲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道有所通者乃能知樂若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應氏曰倫理之中皆禮之所寓知樂則通於禮矣不曰過而曰幾者辨析精微之極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人倫物理樂中皆有之故曰樂通倫理音生人心樂通倫理見得樂不可不知以起下文知樂則幾於禮之端倫理禮也若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已耳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已耳惟君子爲衆庶中之最靈秀者爲能知樂其曰審聲以知音以下三句是言君子知樂之事其曰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以下二句是起不知樂者不可與言禮故曰知樂則幾於禮矣盖禮樂異制而同用者也同用者何將以

致中而成性也故凡言樂必兼乎禮者要除一箇除不得也知樂之必知禮者猶知多寡之必知輕重也盖多寡與輕重之用同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意同易陽而簡陰樂陽而禮陰陰陽皆得謂之有德德也者合陰與陽而為言也聲者人言也音者詩歌也審聲謂審其輕清重濁如平上去入之類審音謂審其宮商角徵羽如歌頌歌雅歌風歌商歌齊之類瓠巴鼓瑟遊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

不止於知聲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未可以言知音若以是爲知音亦可謂不知新聲俗樂不可以言樂也耶亦可謂先審新聲俗樂以知樂也耶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食音嗣越如字大音泰和去聲好去聲惡去聲

集說樂之隆盛不是爲極聲音之美食饗禘祫之重禮不是爲極滋味之美蓋樂主於移風易俗而祭主於報本反始也故清廟之詩之瑟練朱絲以爲絃絲不練則聲清練之則聲濁疏通也越瑟底之孔也疏而通之使其聲遲緩瑟聲濁而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音也此聲初發一倡之時僅有三人從而和之言和者少也以其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尊以玄酒爲尚俎以生魚爲薦爲大羹

無滋味之調和是質素之食非人所嗜悅之味也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味存焉故曰有遺味者矣由此觀之是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教民平好惡謂不欲其好惡之偏私也人道不正必自好惡不平始好惡得其平則可以復乎人道之正而風移俗易矣○朱子曰一倡而三歎謂一人倡而三人和今解者以爲三歎息非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言知禮樂者貴於知本禮樂之本淡淡故能平心寡欲也心平慾寡則心

亦淡也淡則中也中則道心為主而性靜矣有遺音一段解非極音有遺味一段解非致味極音致味所以非禮樂之隆者以不足以享神也神之享在於朱絃疏越玄酒腥魚然終不廢乎戚孰烹者蓋神亦享之但享之始在於質素之音食始者本也天一生水水氣淡神之始至乃天一之氣以淡物而感淡氣故獨取於質素之音食也先王之制禮樂為享神故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又欲以享神之理而教民平其

所好惡而不至已甚反其人道之初而不至忘本蓋人道之初本淡能反其淡則正矣是先王禮樂之教乃順天理人情之自然而非有所強也故下文引人生而靜云云以明之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朱子曰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

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知去聲

集說劉氏曰人生而靜者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也感於物而動則性之發而爲情也人心之虛靈知覺事至物來則必知之而好惡形焉好善惡惡則道心之知覺原於義理者也好姸惡醜則人心之知覺發於形氣者也好惡無節於內而知誘於外則是道心昧而不能爲主宰人心危而物

交物則引之矣不能反躬以思其理之是非則人欲熾而天理滅矣況以無節之好惡而接乎無窮之物感則心爲物役而違禽獸不遠矣違禽獸不遠則不剛者決力強者奪此所以爲大亂之道也

臣 李文察補說曰此言人當寡慾以明上文耳目口腹之欲不可極好惡不可不平也夫物之感人無窮至化物是說天理之所以滅處強者脅弱以下六句皆悖逆詐僞淫泆作亂之事性之欲欲字當愛字看未便是私物至知知然後

好惡形焉亦未便循於一己之偏至無節於內
方始偏焉觀此可以得道心人心之說蓋道心
有理而無象但使人心得正處便是道心故只
教民平好惡而不曰絕好惡後世謂必盡除人
心然後為道心是墜於禪非先王禮樂之教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
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
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
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

備矣樂音洛食音嗣

集說劉氏曰先王之制禮樂因人情而爲之節文因其哀死而喪期無數故爲衰麻哭泣之數以節之因其好逸樂而不能和順於義理故爲鐘鼓干戚之樂以和之因其有男女之欲而不知其別故爲昏姻冠笄之禮以別之因其有交接之事而或失其正故爲射鄉食饗之禮以正之節其心所以使之行而無過不及和其聲所以使之言而無所乖戾爲之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禮樂之教無不行

爲之刑以防其恣肆而使禮樂之道無敢廢禮樂刑政四者通行於天下而民無悖遺之者則王者之治道備矣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言禮樂刑政無非爲節情寡欲設也夫紀何以云節使賢者有以俯而就之不至於過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不至於不及故曰節安樂何以云和蓋安不能以無樂樂而不以道則亂故制鐘鼓干戚以爲之樂則雖樂而不淫故曰和有昏姻則各夫其夫各妻其

妻有冠笄則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故曰則射鄉所以會於人者有一定之容食饗所以祭於神者有一定之儀故曰正交接分而言之有曰節曰和曰別曰正合而言之歸於禮節民心樂和民聲二端而已然禮樂教也有教之所不能施者則立五官之政以行之所以濟教之不及又有政之所不能行者則設五等之刑以防之所以濟政之不及四者數達而不悖則人皆知節欲以寡過好惡平而反其人生而靜之性

也故曰王道備本言禮樂而及刑政即前謂異

制而同用是矣

右第二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言君子知樂知禮在於

使人平心節欲已耳無他道也周子通書曰

夫樂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即此意也既知樂

之所以作又知樂之所以用樂理其無隱乎

爾矣大哉記乎知之者其惟周子乎

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

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政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集說和以統同序以辨異樂勝則流過於同也禮勝則離過於異也合情者樂之和於內所以救其離之失飾貌者禮之檢於外所以救其流之失此禮之義樂之文所以相資爲用者也仁以愛之則相敬而不至於離義以正之則相親而不至於流

此又以仁義爲禮樂之輔者也等貴賤和上下別賢不肖均政此四者皆所以行民之治故曰民治行矣○應氏曰上言王道備言其爲治之具也此言民治行言其爲治之效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因上文言禮樂刑政此言其相濟以足其意樂以和爲主和統同禮以分爲主分辨異同則一體以相親異則交際以相敬同過則混俗親過則姑息故流異過則判隔敬過則畏葸故離此不相濟之敝也必用樂以合

其情用禮以飾其貌則內外相濟斯無二者之
敝矣貴賤等禮之濟乎樂也上下和樂之濟乎
禮也好惡著政之濟乎禮樂也刑禁暴刑之濟
乎政也刑歸政政歸禮樂禮樂歸於仁義仁以
行樂義以行禮故曰民治行矣慎好惡舉賢退
不肖政之大者故言於政

右第三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言禮樂刑政之同用惟

其同用故兼言之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

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

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

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

則禮行矣

集說應氏謂四海之內四字恐在合字上如此則

文理爲順○劉氏曰欣喜歡愛之和出於中進退

周旋之序著於外和則情意安舒故靜序則威儀

交錯故文大樂與天地同和如乾以易知而不勞大禮與天地同節如坤以簡能而不煩樂至則人皆得其所而無怨禮至則人各安其分而不爭如帝世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至也達者徹於彼之謂行者出於此之謂行者達之本達者行之效天子自能合其父子之親明其長幼之序則家齊族睦矣又能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是謂以敬四海之内則禮之本立而用行矣禮之用行而後樂之效達故於樂但言天子無可

怒者而於禮則言天子如此是樂之達乃天子行禮之效也周子曰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是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象民治行言樂由中心之樂發出禮自外面之分作來由中出則以天理爲樂故不動於欲由外作則有紀綱而不紊亂是大人之禮樂必易知而可樂必簡能而易從可樂則天下樂之至而忿心平矣易從則天下行之至而愆心釋矣民旣克順克比爲君者無

復所事但揖讓於上而天下治歸於禮樂之功
也㬎民不作以下所以能揖讓也

右第四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言禮樂同用之效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
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
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
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
並名與功偕

集說百物不失言各遂其性也○朱子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又曰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禮有經禮曲禮之事殊而敬一樂有五聲六律之文異而愛一所以能使四海之内合敬同愛者皆大樂大禮之所感化也禮樂之制在明王雖有損益而情之同者則相因述也惟其如此是以王者作興事與時並如唐虞之時則有揖讓之事夏殷之時則有放伐之事名與功偕者功成作樂

故歷代樂名皆因所立之功而名之也○蔡氏曰禮樂本非判然二物也人徒見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即以爲禮屬陰樂屬陽判然爲二殊不知陰陽一氣也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眞有二物也禮樂亦止是一理禮之和即是樂樂之節即是禮亦非二物也善觀者旣知陰陽禮樂之所以爲二又知陰陽禮樂之所以爲一則達禮樂之體用矣

臣李文察補說曰樂達於天下則與天地同其

和矣禮行於天下則與天地同其節矣和則理一故百物不失不失也者皆備之謂也節則分殊故祀天祭地祀祭也者尊卑之謂也是明則有禮樂之功業幽則有鬼神之造化一也禮樂功用之大如此亦以其情而爲言耳情同處明王以相沿而不敢異所異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耳使愛敬之情而異乃魏文侯之新聲也豈聖世明王之所作哉鬼神一氣也愛敬一心也故治心以愛敬而天地鬼神不能遺矣百物不

失以最多者言著其心也祀天祭地以最大者
言舉其事也
右第五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言禮樂之同用與天地
準者以其情之同也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
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
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
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

作之謂也 綴音拙還音旋

集說綴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位外之營兆也楊襲說見曲禮情謂理趣之深奧者知之悉故能作文謂節奏之宣著者識之詳故能述若黃帝堯舜之造律呂垂衣裳禹湯文武之不相沿襲皆聖者之作也周公經制盡取先代之禮樂而參用之兼聖明之作述也季札觀樂而各有所論此明者之述也夫子之聖乃述而不作者有其德無其位故耳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言禮樂之文非聖王制作之所先聖王制作正以其能知情之謂也知文特述者事耳辭雖論文意寔重作

右第六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承上章禮樂之情以起下章制作之意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集說朱子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劉氏曰前言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以成功之所合而言也此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以效法之所本而言也蓋聖人之禮樂與天地之陰陽相爲流通故始也法陰陽以爲禮樂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也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天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也質具而有秩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者法乎氣之行於

天者而作故動而屬陽聲音氣之爲也禮以地制
者法乎質之具於地者而制故靜而屬陰儀則質
之爲也過制則失其序如陰過而肅則物之成者
復壞矣故亂過作則失其和如陽過而亢則物之
生者反傷矣故暴明乎天地之和與序然後能興
禮樂以贊化育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言聖王知禮樂之情本於
知天地之情也天地之情在和與序樂當其和
禮當其序自天地之和序觀之萬物之並育而

不相害者是矣言化以微和言别以微序非言其效也樂由天作起作於陽也中雖有陰亦天中之陰禮以地制起制於陰也中雖有陽亦地中之陽生於地者亦必成於天若過制豈不亂乎生於天者亦必成於地若過作豈不暴乎明於天地謂明乎各專其氣與互藏其精之謂也故禮樂之與樂陽禮陰以相對待然行禮必用樂奏樂必以禮亦以互成乎其功也

右第七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言禮樂之異制效法乎

天地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集說方氏曰金石聲音特樂而已亦統以禮爲言者凡行禮然後用樂用樂以成禮未有用樂而不爲行禮者也情官質制者禮樂之義也金石聲音

者禮樂之數也其數可陳則民之所同其義難知則君之所獨故於金石聲音曰此所與民同也○劉氏曰論者雅頌之辭倫者律呂之音惟其辭足論而音有倫故極其和而無患害此樂之本情也而在人者則以欣喜歡愛為作樂之主焉中者行之無過不及正者立之不偏不倚惟其立之正而行之中故得其序而無邪僻此禮之本質也而在人者則以莊敬恭順為行禮之制焉此聖賢君子之所獨知也若夫施之器而播之聲以事乎鬼神

者則衆人之所共知者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言聖王制作之精蘊在是若夫用禮樂之事則文也有司存焉欣喜歡愛得於天作論倫無患是無過作之暴莊敬恭順得於地制中正無邪是無過制之亂此之謂明於天地以興禮樂也

右第八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備言禮樂異制之情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

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惟大聖乎辨音徧亨音烹

集說干戚之舞武舞也不如韶樂之盡善盡美故云非備樂也熟亨烹牲體而薦不如古者血腥之祭爲得禮意故云非達禮也若奏樂而欲極其聲音之娛樂則樂極悲來故云樂極則憂行禮粗畧而不能詳審則節文之儀必有偏失而不舉者故云

禮粗則偏矣惟大聖人則道全德備雖敦厚於樂而無樂極悲來之憂其禮儀備具而無偏粗之失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言禮樂之情在淡淡者中和之至天理之極帝王之德極盛故其制作極淡至於有舞之美有味之佳固亦禮樂中之所有但文也末也故謂之非備樂達禮也即上章非極音致味意焉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樂固有不同也三王異世不相襲禮禮固有不同也然

所不同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耳若情之淡夫豈有不同哉蓋樂極則憂此樂之所以不可不淡也禮粗則偏此禮之所以不可不淡也禮樂以淡為不可及者中庸之不可能也故曰其惟大聖乎樂以淡為備若無此雖聲容極盛亦以為欠禮以淡為具若無此雖文為極至亦以為缺干戚之舞非備樂非謂武舞不如韶也蓋徒知干戚之盛而少朱絃疏越之氣味亦非全備之樂之謂也熟亨而祀非達禮非謂熟祀者便

不達禮也蓋徒知溢味之盛而少玄酒腥魚之

氣味乃非達禮之意之謂也禮何云粗文有餘

而情不足也蓋徒事於形迹之間而忽畧於微

妙之理得不謂之粗乎

右第九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言樂之情在乎質素之

音禮之情在乎質素之食制作者當無乎此

而知之非聖人不能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

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敦如字

集說物各賦物而不可以強同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禮制也絪縕化醇而不容以獨異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樂情也合同者春夏之仁故曰仁近於樂散殊者秋冬之義故曰義近於禮敦和尊其氣之同者別宜辨其物之異者率神所以循其氣

之伸居鬼所以斂其氣之屈伸陽而從天屈陰而
從地也由是言之則聖人禮樂之精微寓於制作
者既明且備可得而知矣官猶主也言天之生物
地之成物各得其職也○劉氏曰此申明禮者天
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高下散殊者質之具天地
自然之序也而聖人法之則禮制行矣周流同化
者氣之行天地自然之和也而聖人法之則樂興
焉春作夏長天地生物之仁也氣行而同和故近
於樂秋斂冬藏天地成物之義也質具而異序故

近於禮此言效法之所本也敦和者厚其氣之同
別宜者辨其質之異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率
神以從天者達其氣之伸而行於天居鬼而從地
者斂其氣之屈而具於地蓋樂可以敦厚天地之
和而發達乎陽之所生禮可以辨別天地之宜而
安定乎陰之所成故聖人作樂以應助天之生物
制禮以配合地之成物禮樂之制作旣明且備則
足以裁成其道輔相其宜而天之生地之成各得
其職矣此言成功之所合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明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的道理天高地下三句言天地之序流而不息三句言天地之和春作夏長仁也以下言禮樂效法於天地爲天地之序之和以不息合化屬春夏以高下散殊屬秋冬又以春夏屬吾心之仁秋冬屬吾心之義仁近於樂未嘗截然無禮義近於禮未嘗截然無樂樂之從天以作樂之本言也樂之本在黄鍾與宫蓋黄鍾純陽之數宫純陽之聲無黄鍾則無十一律無宫

則無五音是樂以神而爲主然自林鐘以下則呂强律弱自商而下金水用事鬼亦有焉禮之從地以制禮之本言也禮之本在分與位蓋分不可以相易位不可以相僭無分則不知反始無位則不知報本是禮以鬼而爲主然分以相安爲貴位以相得爲美神亦在焉以大分言之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細分言之樂盈以反爲文則樂中之地禮減以進爲文則禮中之天是故樂陽也反其少陰乎禮陰也進其少陽乎

造化之氣老則退少則相交以致用禮減而不
進則消樂盈而不反則放亦退而不可用禮得
其褎則樂樂得其反則安亦相交以致用也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
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集說此與易繫辭畧同記者引之言聖人制禮其
本於天地自然之理者如此定君臣之禮者取於
天地尊卑之勢也列貴賤之位者取於山澤卑高

之勢也小者不可爲大大者不可爲小故小大之殊取於陰陽動靜之常也此小大如論語小大由之之義謂小事大事也方猶道也聚猶處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各有其道則各以其類而處之所謂方以類聚也物事也行禮之事即謂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行之不止一端分之必各從其事所謂物以羣分也所以然者以天所賦之命人所受之性自然有此三綱五常之倫其間尊卑厚薄之等不容混而一之也故曰性命不同矣在

天成象如衣與旗常之章著為日月星辰之象也在地成形如宮室器具各有高卑大小之制是取法乎地也由此言之禮之有別非天地自然之理乎○應氏曰此即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劉氏曰此又申言禮者天地之序也天地萬物各有動靜之常大者有大動靜小者有小動靜則小大之事法之而久近之期殊矣方以類聚言中國蠻夷戎狄之民各以類而聚物以羣分言飛潛動植之物各以羣而分則以其各正性命

之不同也故聖人亦因之而異其禮矣在天成象日月星辰之曆數各有其序在地成形則山川人物之等倫各有其儀由此言之則禮者豈非天地之別乎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的道理惟辟作威作福臣無敢作威作福此君臣之禮也然已定於天地尊卑中矣貴以臨下其分逸賤以承上其分勞此貴賤之禮也然已位於卑高以陳中矣大積而不苑細

行而不失此小大之禮也然巳殊於動靜有常
中矣茂對時育萬物此盡性至命之禮也然巳
不同於類聚羣分中矣治曆明時體國經野此
經綸象形之禮也然巳見於成象成形中矣是
禮者本於天地之別制来豈聖人強為之制哉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盪鼓之以雷
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
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上上聲齊音躋煖音暄
集說○應氏曰此即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

樂興焉○劉氏曰此中言樂者天地之和也齊讀爲躋天地相蕩亦言其氣之播蕩也百化興焉所謂天地絪緼而萬物化醇也以上言效法之所本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明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的道理六呂上生象上齊六律下生象下降高下相因象相摩清明象天廣大象地還相爲宮象相盪宮聲和動象雷霆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倫清象日月百度象百化是樂者本於天地之和作來豈聖人強作之制哉

右第十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詳言禮樂之異制皆本

於天地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集說此言禮樂之得失與天地相關所謂和氣致

祥乖氣致異也總結上文兩節之意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言禮樂之得失與天地相

關可見天地禮樂一情耳天地之情正大也正

大也者順動之謂也順動也者不過之謂也化

不時天地之過過於動而不節也男女無別人之過於樂而無禮也不生亂升著相關也使禮樂非效法於天地奚以相關若是

右第十一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明樂不可無禮以結上文同用之意起下文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之端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

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苐五畧反下切字

集說○朱子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知者管也乾管却太始太始即物生之始乾始物而坤成之也

○應氏曰及至也言樂出於自然之和禮出於自然之序二者之用充塞流行無顯不至無幽不格無高不届無深不入則樂著乎乾知太始之初禮居乎坤作成物之位而昭著不息者天之所以爲天昭著不動者地之所以爲地著不動者藏諸用

也著不息者顯諸仁也天地之間不過一動一靜而已故聖人昭揭以示人而名之曰禮樂也或曰不息不動分著於天地而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者天地之間也動靜不可相離則禮樂不容或分故聖人言禮樂必合而言之未嘗析而言之也以上言成功之所合○劉氏曰自一陽生於子至六陽極於巳而爲乾此乾知太始也自一陰生於午至六陰極於亥而爲坤此坤作成物也又乾坤交於否泰一歲則正月泰二壯三夬四乾五姤六遯

有乾以統陰是乾主春夏也七月否八觀九剥十坤子復丑臨皆有坤以統陽是坤主秋冬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陰陽以形氣言鬼神以屈伸言窮高以上言深厚以下言極遠以直言太始以首言成物以尾言要之一箇不息一箇不動已耳一於不息不動皆非道也故天地之間不過一動一靜有動有靜則中正也聖人昭揭此中正之道以示人而名之曰禮樂者欲人之無過也

右第十二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言禮樂隨處皆有天地間少他不得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行音杭下亦聲綴音拙

集說○應氏曰勤於治民則德盛而樂隆故舞列

遠而長息於治民則德薄而樂殺故舞列近而短

○石梁王氏曰夔制樂豈專爲賞諸侯此處皆無義理

臣李文察補說曰舜作五絃之琴以著樂之本也夔代終其事耳非謂舜特作琴而不能作樂樂意皆出於舜使夔非出於舜夫夔違於樂而不違於禮則其所作又安能以盡善五絃合五音絃止於五則舜樂無變宮變徵可知矣後易以七絃添變宮變徵二聲也

右第十三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申王者功成作樂以諸侯言王者之功諸侯成之也天下歸功於

王王者歸功於諸侯此唐虞之氣象也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集說疏曰堯樂謂之大章者言堯德章明於天下也咸皆也池施也言黃帝樂名咸池言德皆施被於天下無不周徧是爲備具矣韶繼也者言舜之道

德繼紹於堯也夏大也禹樂名夏者言能光大堯舜之德也殷周之樂謂湯之大濩武王之大武也盡矣言於人事盡極矣

臣李文察補說曰黃帝堯舜禹非固樂於簡湯武非固樂於盡蓋時動而事起湯武處多事之時不盡不可也

右第十四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申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

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行去聲

集說寒暑者一歲之分劑風雨者一日之氣候教重而事輕故以寒暑喻教而以風雨喻事也然則先王之制禮樂事皆有教是法天地之道以爲治於天下也施於政治而無不善則民之行象君之德矣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申化不時則不生以明樂

之不可無禮不時則疾不生人也不節則饑不
生物也教不時不合宜也傷者害於性也事不
節不知止也無功害於成也法治者何法其寒
暑時風雨節也而所以法之者云有禮也蓋樂
而得禮則善不得禮則傷而無功謂之不善於
教矣樂不善何以教天下而使之象君德哉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
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
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

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綴音拙分去聲樂音洛

集說一獻之禮士之饗禮惟一獻也綴止也大事死喪之事也大福吉慶之事也以大福對大事而言則大事爲禍矣哀樂皆以禮終則不至於過哀過樂矣此章言禮處多而末亦云樂者明禮樂非

二用也應氏本漢志俗下增易字音以豉反○疏曰按今鄉飲酒之禮是一獻無百拜此云百拜喻多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言酒禮以明樂之善蓋酒以合歡樂之類也酒以禮而免禍則樂以禮而善也可知故酒食者所以合歡與樂所以象德二句皆言爲樂事禮者所以綴淫至皆以禮終四句皆言法治事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至末言象德事故下文言象德之意蓋樂者所以象

德民心爲樂音所感而善故謂之象君德云天下之可樂者未必能善民心惟禮以終樂故可樂而又可以善民心

右第十五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言樂得禮而善先王之樂皆有禮以爲之本故可以爲教云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噍音焦 殺色界反 思去聲

集說○劉氏曰此申言篇首音之生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一條之義民心無常而喜怒哀樂之情應其感起於物者而動然後其心術形於聲音矣故采詩可以觀民風審樂可以知國政也志微當作急急促微細噍枯殺戚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故作樂而有急微噍殺之音則其民心之哀思憂愁可知矣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承樂可以善民心感人深移風易俗言志微噍殺以下六條是說應感起

物心術形焉事上章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是說心之感樂此是樂之感人人負陰抱陽以生則氣陽血陰而其精粹者聚諸心心有良知渾然未發何有喜怒哀樂常體及感喜物心喜應起感怒物心怒應起感哀物心哀應起感樂物心樂應起先言心感於物之理以爲下文樂音能感人張本志微噍殺者歌之無永也聲之無宮也靡靡之樂也志餒則思憂聲發則噍殺急微故噍殺聲音之道與志通矣故有是志即

有是聲聞是聲亦能感人有是志此言近知而勵仁勇者之音能感人思憂

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嘽昌展反

集說嘽寬諧和慢緩易平也繁文簡節多文理而畧節奏也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故此等音作則其民心之安樂可知矣

臣李文察補說曰嘽諧慢易者聲音之動靜氣象從容也已得中和大體有文理之可觀畧節奏之不事聞此音則民心脫畧世故無所繫累

故得康樂嘽即寬慢即裕但順成和動則大體節文兼備類于其仁也此曾點其狂也繁文即斐然成章之謂也簡節即狂簡之謂也狂者之心常見其樂觀浴沂風雩之趣可知此言狂者之音能感人康樂

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賁扶粉反

集說粗厲粗疏嚴厲也猛盛威盛貌奮振迅貌起初末終也猛起奮末者猛盛於初起而奮振於終末也廣大也賁憤也廣賁言中間絲竹匏土革木之

音皆怒也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故此等音作

則可知其民之剛毅

臣李文察補說曰粗厲聲之驟遽猛起粗厲以起宮也不能知動奮末粗厲以抵羽也不能順成廣賁其商角徵皆應之也剛毅則不足於慈愛然其聲近正猶不失為正大之民故子路以北鄙殺伐之聲為夫子所拒然已是升堂的人此言勇者之者能感人剛毅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

集說廉有稜隅也勁堅強也其勁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故此等音作則可知其民之肅敬

臣李文察補說曰廉謂不狄有時止則止意思直謂不濫有時行則行意思直者其力勁廉者其分正廉直勁正則莊重而誠實肅敬則心有主不妄動有主故直不妄動故廉此言修己以敬者之音能感人肅敬大抵此有德未能渾化之音也

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肉而救反好去聲

律說考工記註云好璧孔也肉倍好曰璧好倍肉曰瑗肉好均曰環如此則肉乃璧之肉地也此言肉好則以璧喻樂音之圓瑩通滑耳其變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故此等音作則知其民之慈愛

臣李文察補說曰寬裕有土也得於黃鐘之氣肉好似玉也玉於五行為土順成以順而成也五音之序成數也宮羽之間不陵節和動以和而動也宮陽聲之始動以和發之和動寬裕於其始也順成寬裕於其終也慈愛誠也誠為人

心之主此仁者之音能感人意變

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辟音僻狄他歷反

集說狄與逖同遠也成者樂之一終狄成言其一終甚長淫泆之意也滌洗也濫僭也言其音之泛濫侵僭如以水洗物而浸漬侵濫無分際也此是其喜心感者而其聲然也故聞此音之作則其民之淫亂可知矣

臣李大䂓補說曰流辟則不中邪散則不完大抵聲欲中不欲辟欲完不欲散其神完者其聲

中故樂聲流辟必邪散狄成無節也滌濫無分也無節則無分狄生於辟滌生於散狄成應淫滌濫應亂未有淫而不亂此言不仁不義無禮無知縱慾忘恥人化物者之音能感人淫亂

右第十六章

李文察分章曰此言樂音之善惡能感人心之善惡所以善則行象德矣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

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行去聲省悉井反殺去聲比毗至反見音現

集說此承上文聲音之應感而言本之情性則民有血氣心知之性喜怒哀樂之情也度數十二律上生下生損益之數也禮義貴賤隆殺清濁高下各有其義也生氣之和造化發育之妙也五常之

行仁義禮智信之德也言聖人之作樂本於人心七情所感之音而稽考於五聲十二律之度數而制之以清濁高下尊卑隆殺之節而各得其宜然後用之以合天地生氣之和而使其陽之動而不至於散陰之靜而不至於密道人心五常之行而使剛者之氣不至於怒柔者之氣不至於懾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四者各得其中而和暢焉則交暢於中而發形於外於是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也此言聖人始因人

情而作樂有度數禮義之詳而以之和天地之氣
乎天下之情及天氣人情感而大和焉則樂無怗
懘之音矣然後推樂之教以化民成俗也立之學
若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是也立之
等若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是也嚴其節奏增
益學者之所習也省其文采省察其音曲之辭使
五聲之相和相應若五色之雜以成文采也厚如
書惟民生厚之厚以繩德厚謂檢約其固有之善
而使之成德也律以法度整齊之也比以次序聯

合之也宮音至大狗音至小律之使各得其稱始於黃鍾之初九終於仲呂之上六比之使各得其序以此法象而寓其事之所行如宮爲君宮亂則荒之類故曰以象事行也人倫之理其得失皆可於樂而見之是樂之所觀其義深奥矣此古有是言記者引以爲證

臣李文察補說曰惟樂能感人如上文所云故先王作之以著其發自不相奪以上著其體也以著其用也本之情性者哀樂未發之中與

發而中節之和為作樂之本中聲之謂也稽之度數者律呂長短之數各合程度應氣飛灰律和聲之謂也制之禮義者以禮義制之於樂中意思深遠非樂中不可以道古之謂也合生氣之和者太和之氣流行於四時而為五行五聲有以合之羽水徵火角木商金宮土之謂也道五常之行者心有恒性發而為五倫五聲有以道之羽知徵禮角仁商義宮信之謂也生氣之和一陰陽也使之不散不密得天理之中也五

常之行一剛柔也使之不怒不慴得人理之中也不散不過作也不容不過制也不怒不至於暴厲也不慴不過於寛裕也且未説到和天地之氣平天下之情處只是樂中備此四般道理交暢於中而發作於外也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作一句讀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作一句讀盖樂之用有此兩端繩德厚以涵養本源言象事行以泛應事務

律那小大之稱比那終始之序來象事行

小大象貴賤長幼終始象親疎男女蓋同曲爲親異曲爲疎宮爲貴商以下漸賤先調爲長後調爲幼律宮爲男呂宮爲女說到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處分明是樂中有理此其所以善也故曰樂觀其深矣者善之謂也讀樂記須知此段意思爲緊能知此意思透徹則樂記中必兼記夫禮之意彰矣

右第十七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言先王以禮制樂所以

爲善之實處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集說土敝地力竭也故草木不長水煩謂澤罛之入無時水煩擾而魚鼈不得自如故不大也物類之生必資陰陽之氣氣衰耗故生物不得成遂也此三者皆以喻世道衰亂上下無常故禮慝男女

無節故樂淫也樂淫故哀而不莊樂而不安若關
雎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禮慝故慢易以犯節流
湎以忘本若正禮則莊敬而有節知反而報本也
廣猶大也狹猶小也言淫樂慝禮大則使人容爲
姦宄小則使人思爲貪欲感傷天地條暢之氣滅
敗人心和平之德是以君子賤之而不用也感或
作慼感條暢之氣則與合生氣之和者反矣滅平
和之德則與道五常之行者異矣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言禮樂之善在乎所養非

可與於亂世也土濊水煩氣衰是所以起世亂一句不莊不安是樂之淫處犯節忘本是禮之慝處容姦慝欲以下是言淫樂慝禮之所以可賤也衰之過則不莊重志微噍殺是也樂之過則反不安流辟邪散是也禮始於報本節情犯節忘本淫樂之象淫樂慝禮之音大抵慝禮淫樂初非二物但以慝禮焉樂則為淫樂矣有禮則正無禮則淫故記於樂之善必言禮以見其善於樂之淫必言禮之慝以見其淫讀之者得

無悟乎淫即姦也姦之為字三女廣則欲容天下之女色狹則思念一身之私欲廣獨以姦言者蓋女色之害甚酷小則亡身大則亡國紂嬖一妲已而殺之宗廟社稷殘亡幽王嬖一褒姒而宗周衰替文姜淫而殺魯桓齊襄二君宣姜淫而衛為狄滅女色之害可勝言哉故以廣言之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

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集說○疏曰倡和有應者姦聲正聲感人是倡也而逆氣順氣應之是和也回謂乖違邪謂邪僻及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善歸善分惡歸惡分而萬物之情理亦各以善惡之類自相感動也○應氏曰聲感於微而氣之所應者甚速氣應於微而象之所成者甚著成象則有形而可見見乃謂之象也各歸其分者所謂樂之道歸焉耳

臣李文案補說曰此推世亂之所以禮廢樂淫

也蓋亂世人不知學所聞者皆姦聲故淫樂興焉姦聲溺音是也正聲詩歌是也氣與象有別在心爲氣在事爲象言而履之之謂也犯節忘本逆氣之象故不莊不安之樂興焉莊敬知反順氣之象故不淫不傷之樂興焉此以慝禮著淫樂故不復言慝禮之所由興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集說反情復其情性之正也情不失其正則志無不和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也不入於惡類則行無不成曰不留不接不設如論語四勿之謂皆反情比類之事如此則百體從令而義之與比矣此一節乃學者修身之要法

李文察補說曰夫聞姦聲爲淫樂所由興故君子重以爲戒必遠去淫樂慝禮以爲與正樂之本反情以和其志順氣之功也比類以成其行成象之功也不留不接不設其事也上言其

理此言其功

右第十八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言禮樂之善本於克己之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

倫淸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還音旋

集說大章之章咸池之備韶之繼皆聖人極至之德發於樂者其輝光猶若可見也書言光被四表光天之下皆所謂至德之光也四氣之和四時之和氣也小大終始卽前章小大之稱終始之序也迭相爲經卽前篇還相爲宮之說也○疏曰八風八方之風也律十二月之律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生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四十五日淸明風至淸明者芒也四十五日

景風至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者寒也陰氣行也四十五日閶闔風至閶闔者咸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言陰氣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方氏曰清明者樂之聲故象天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還者樂之節故象風雨○應氏曰五聲配乎五行之色故各成文而不亂八音配乎八卦之風故各從律而不姦自一度衍之而至於百則百度各得

其數猶八卦至於六十四而其變無窮也大而日月星辰之度小而百工器物之度各有數焉不止晝夜之百刻也曰不亂不妄以至有常言其常而不紊也曰相成相生以至迭相爲經言其變而不窮也順其常則能極其變矣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說與正樂之事聲音琴瑟以堂上者言干戚羽旄籥管以堂下者言在堂德之光以己言動四氣之和以天言著萬物之理合己天與物言自清明象天至迭相爲經皆

所以言乎著萬物之理也自樂行而倫清至未
言正樂之妙用發以聲音謂皆禮歌文以琴瑟
謂皆禮彈動以干戚謂皆禮舞飾以羽旄謂皆
禮色從以簫管謂皆禮吹奮至德之光則吾心
之禮達矣動四氣之和則天地之禮宣矣著萬
物之理則庶物之禮盡矣取有禮之聲以為樂
故其聲為中聲聽其堂上則清明象神以象天
觀其堂上則廣大悉備無陰以象地終始變通
象四時周旋有節象風雨五色成文備五方之

色也八風從律宣八風之氣也百數得度黃鍾爲萬事根本也宮以生調羽以成調小之成手大也以此起調以此畢曲大之成手小也曲終生調調始生曲一律倡之六律和之倡者濁和者清黃鍾爲宮亦有時爲羽南呂爲羽亦有時爲宮經對綸言宮爲經商角徵羽爲綸彼此互居之謂迭樂音一奏而人倫之理清明如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親疎貴賤長幼男女皆形見於樂之謂也非禮勿視則明非禮勿聽則聰

血氣周流有節則和平倫清則所以視聽舞蹈
者皆禮聲音所以養其耳也采色所以養其目
也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也故得聰明和平風俗
最難移易以人情樂於所循故也樂者樂也能
使所樂在此則所易在彼矣中庸曰動則變變
則化樂能動物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天下
皆寧言各安其位而不相奪也書註曰樂之始
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琴瑟之輕清
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故聲音琴瑟獨言於堂

上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集說君子之樂道猶小人之樂欲君子以道制欲故坦蕩蕩小人徇欲忘道故長戚戚

臣李文察補說曰樂者樂也一句是言正樂之可樂君子樂得其道以下四句是言正樂之所以可樂蓋君子樂得其道樂道心也小人樂得其欲樂人心也蓋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樂之

有益者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樂之有損者正樂之所以可樂正以道制欲而不亂之謂也是以君子樂之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鄉去聲

集說承上文而言所以君子復情和志以修其身廣樂成教以治乎民及樂之教行而民知向道則可以觀君子之德矣

臣李文豫補說曰因正樂可樂故君子樂之又

與民同樂之蓋本於君子之有德故也反情以和其志自樂之也廣樂以成其教與民同樂之也

右第十九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言正樂之興其妙可樂故教天下同樂之也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

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

集說石梁王氏曰註以志聲容三者爲本非也德有心爲本性又德之本然後詩歌舞三者出焉○劉氏曰性之端和順積中者也德之華英華發外者也三者謂志也聲也容也志則端之初發者聲容則華之既見者志動而形於詩詩成而詠歌其聲詠歌之不足則不知手舞足蹈而動其容焉三者皆本於心之感物而動然後被之八音之器以及于戚羽旄也情之感於中者深則文之著於外

者明如天地之氣盛於內則化之及於物者神妙不測也故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也由是觀之則樂之爲樂可以矯偽爲之乎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承可以觀德言德者性之端三句見得可以觀德自詩言其志也至英華發外是解樂者德之華此德以兼功業外見者言故曰性之端樂以象成故曰德之華樂音出於金石絲竹故曰樂之器詩言其志謂悅之故言之也歌咏其聲謂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嗟嘆

之也舞動其容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然皆本於其心之有德無德則無是志與聲與容矣雖有是器不能作是樂也情深故所以言其志者多文理而明白氣盛故所以詠聲者變化而神妙和順積中故所以動容者精英華美而莫掩不可以為偽謂情不深欲強文明不可得也不氣盛欲強化神不可得也不和順積中欲強英華發外不可得也故曰樂者德之華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

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見音現拔蒲末反

志說動其本心之動也心動而有聲聲出而有文采節奏則樂飾矣樂之將作必先擊鼓以聳動衆聽故曰先鼓以警戒舞之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其舞之方法故曰三步以見方再始謂一節終而

再作也往進也亂終也如云關雎之亂亂歸舞畢而退就位也再始以著往者再擊鼓以明其進也復亂以飾歸者復擊鐃以謹其退也此兩句言舞者周旋進退之事挨如挨來赴往之接言舞之容雖若奮迅疾速而不過於疾也樂之道雖曰幽微難知而不隱於人也是故君子以之爲已則和而平故獨樂其志不厭其道言學而不厭也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故備舉其道不私其欲言誨人不倦也情見於樂之初而見其義之立化成於樂之終而

知其德之尊君子聽之而好善感發其良心也小人聽之而知過湯滌其邪穢也故曰以下亦引古語結之此章諸家皆以爲論大武之樂以明伐紂之事且以再始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此誤久矣愚謂此特通論樂與舞之理如此耳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豈可以生民之道莫大於戰伐也哉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言英華發外之事樂也聲也文采節奏也三者雖並言之而歸重於聲之

飾故自先皷以警戒至末皆專言治飾事蓋樂聲固爲德之華而其發之尤盛者又莫過於舞故朱子曰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大槩舞之感人尤爲神速故耳聽不若目見之爲眞孔子言四勿以勿視爲先言九思以思明爲首焉是故耳樂者心之有德而動盪出來也聲者樂之形象有足發焉者文采節奏謂五聲中具有這般道理而用是以飾之如宮以黃飾商以白飾角以青飾徵以紅飾羽以黑飾奏以

飾其聲之起節以飾其聲之畢樂理是如此是
以君子必有本可動有聲可樂然後洽飾以盡
夫樂中所具之善也先鼓以警戒使知就綴以
欽容也三步以見方示舞之方法皆必以三也
蓋樂聲皆以三歷十二辰而得之故舞亦必三
歷六位而成之夫三天數也樂由天作必以三
也進退皆有三位但言再者言每進退皆必以
鼓鐃非特以始進始退一用之而已也每進必
用鼓於進無所不謹也每退必用鐃於退無所

不謹也進退皆謹則舞容中和何至於娛乎樂理根於神化固極幽深今皆將理舞出來而不能隱矣惟其幽足以自娛也故不厭其道惟不隱足以示人也故不私其欲作樂者之情於是乎可見而一代制作之義立矣樂終則象成乎君德如天尊於上萬物覆焉言樂為德之華而必以好善聽過言者蓋樂本為宣道心以平人心而作故能使人好善聽過乃其本然之效驗此英華之大者也至於賛化育乃其餘事耳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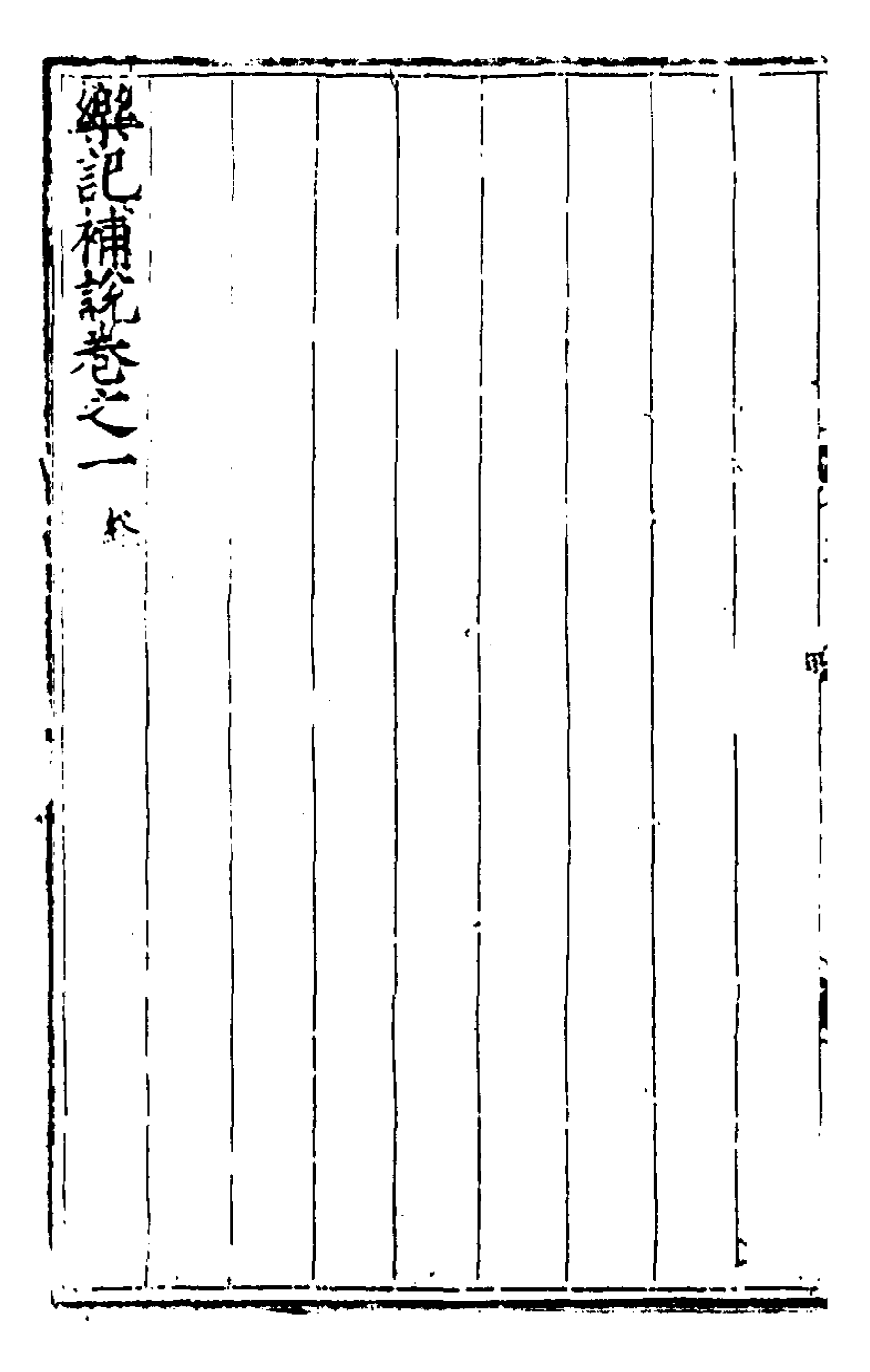
下文言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為昭焉以盡好善

聽過之能事

右第二十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言樂皆德之發所以可

觀德焉



樂記補說卷之一 終